

融与破，音乐剧加速抵达更广阔的观众群

上海音乐剧市场热闹非凡，业内人士提醒高质量发展步伐要快更要稳



由上海文化广场与徐俊戏剧联合海外资源共同创制，原创音乐剧《麦克白夫人》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的首轮30场演出昨天收官。(演出方供图)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“中国音乐剧发展至今已超过约40年，简单模仿、仅制作中文版的时代该结束了。”原创音乐剧《麦克白夫人》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的首轮30场演出昨天收官，这部由上海文化广场与徐俊戏剧联合海外资源共同创制的作品，标志着全新的中外联创模式正在申城舞台逐渐成型。“在国际化主创的相互欣赏、交流与碰撞中，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提供更多的视角和创新的可能。”徐俊告诉记者。

最近，申城舞台不仅有《麦克白夫人》《德米安》等中外团队联合打造的音乐剧热演，从高校到演出方都在探索剧校融合新模式，打破艺术美育边界。近日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《摇滚学校》走进上海市世外小学，为300余名学生带来生动有趣的音乐剧工作坊；刚结束热演的上海音乐学院出品红色题材音乐剧《忠诚》，以“音乐+思政”的路径将作品送入上海杉达学院……从舞台到校园，东西交融的“融”与突破圈层的“破”，如双翼助力音乐剧充满活力地触达更多观众，实现青春一代与时尚艺术的双向奔赴。

东方式转身让“麦克白夫人”学得畅快

“从剧本、音乐到演员，我们以拥抱世界经典的胸怀与国际班底合作。以全英文形式演绎，意味着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演员。”徐俊告诉记者，拥有“德奥音乐剧女王”美誉的玛雅·哈克福、西区热度极高的演员理查德·卡森、曾在西区版音乐剧《汉密尔顿》中饰演主角的英国演员卡尔·昆斯伯勒，都在此次中国首演中贡献了各自的高光时刻，“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外国演员加盟，我们计划把《麦克白夫人》推向海外市场”。

剧组中不仅有国际知名演员，也有何亮辰、王梓庭、赵伟钢、庞盛之、殷浩伦、马灵

奇等中国翘楚。舞台交锋与合作中，玛雅·哈克福追求写实，对人物气息、情绪、逻辑把握等细节严格捕捉，让后辈们获益匪浅；西方演员对中国写意美学和留白之美同样赞不绝口，这恰恰是中外联创版《麦克白夫人》的整体风格。“比如一个东方戏剧式的转身，也让玛雅等外国演员花了不少时间揣摩学习，才找到感觉。”徐俊说。

“座位离舞台超级近，细节尽收眼底”“镜像视角太棒了”……此次《麦克白夫人》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的开放式双面看台与对称的舞美结构，都让观众们感到新奇。主创从原著镜像设置的文本人物中获得启发，把隔空绝杀等场景都设置成镜像。由百年老船厂改造的表演艺术新空间，见证先锋、前卫、实验性的创想在这里落地。

一部原创作品不免有提升空间，从音乐到剧情，业内人士和观众也指出《麦克白夫人》需要成长的地方。“原创精神就是不害怕失败，我们会往更好的方向努力。”在徐俊看来，年轻从业者身上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创新的冲劲与灵气，“当我们都能以百分之百的热情、精力与勇气投入原创，中国音乐剧行业将会有光明的前途”。

在高燃课堂的实践中感知艺术之美

“音乐剧教父”安德鲁·劳埃德·韦伯70岁时的突破之作《摇滚学校》今夏将于前滩31演艺中心上演。在原版经典即将飞抵上海之际，该剧全国运营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携手音乐剧教育机构“爱作剧”开启系列校园活动，为申城学生们带来高燃音乐剧课堂。

在上海市世外小学的工作坊里，从打响节拍、揣摩歌词唱腔的轻重音，到伴着奏学唱一段完整的歌曲，再到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数分钟的片段展演，颇有音乐节现场的热烈欢乐。

剧中，落魄的摇滚歌手杜威·芬始终心怀梦想，偷偷在父母和校长眼皮子底下组建一支校

园摇滚乐队，带领孩子们释放真我。而校园工作坊现场，留言板上贴满了写着孩子们心声的彩色便签，鼓励他们放飞梦想。

过去数年中，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先后以《音乐之声》等剧目走进校园。“音乐剧并非高不可攀，相反，它形式新颖多样，现场氛围轻松、容易入门。”总经理戴筱莹表示，近年来上海中小学生学习音乐氛围越来越好。

制作原创音乐剧的脚步走得再稳些

申城舞台大中小剧场各类音乐剧盛装上演，市场繁荣了、就业机会变多了，固然值得欣喜。但也有业内人士冷静地表示，“每年首演的原创剧目虽多，质量上乘的仍然屈指可数；演员特别是头部演员资源缺乏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”。

“无论是奔着大IP还是明星去，现在卖座的音乐剧都拥有比较强的垂直观众群。粉丝为了某个明星买票可以不计成本，但老百姓对高价位演出的消费力明显下滑，除非一部戏口碑佳观众才愿意埋单。”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，十几年前一部海外大戏引进上海，得益于极强的宣发力度，有可能获得票房大丰收。“现在已进入碎片化传播时代，一部音乐剧能触及观众的范围和力度不像过去那么大，这也导致一些原创剧目要获得大众的关注变得相对困难。”

以上海文化广场的60万会员为例，他们贡献了这家剧场超过80%的票房。如何让剧目触达更多对音乐剧有兴趣的观众，需要多方深耕细作。学者认为，大众对音乐剧的消费意愿和消费力、对戏剧生活的认识依然有待提高。

“中国音乐剧的创作根基还没有那么深，因此制作原创音乐剧的脚步切莫太急，可以走得再稳一些。音乐剧是一门在不断创作中日益完善的舞台艺术，需要通过一轮轮的剧本打磨、工作坊等环节反复调整，在首演前的打磨环节可以多花一些时间。”费元洪对中国香港两部原创音乐剧《顶头锤》《大状王》印象深刻，“作品前后花了九年时间孵化，融入当地特色的音乐语言也充分体现了文化自信”。

从业者认为，做原创音乐剧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，在百老汇有商业上的亏损也很正常，毕竟从起用怎样的演员、如何宣发到票价设定等每个环节，都会影响作品的票房与口碑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不断总结原创经验，从海内外音乐剧从业者身上获得养分，提升本土创作者的经验与技术能力。

对话网络文学新生代

《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》登番茄小说巅峰榜并进入2023年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单 写作“金手指”是青春热血也是恒久努力

对话嘉宾 三九音域(网络作家) 卫中(本报记者)

他的想法天马行空——孙悟空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不得不待在精神病院；他的作品令人热血沸腾——拥有各种异能的守夜人团队奋战在抵御外敌、守护家国的第一线；他把神话、现实和人生经验融合成新的故事架构，被专家称为“游戏性现实主义”。1999年出生的网络文学作家三九音域，其代表作《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》(以下简称《斩神》)登上番茄小说巅峰榜，并且进入2023年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单。

对三九音域的关注，不仅源于其年轻有为，更在于他代表着网络文学领域的代际变迁。本报记者通过与他深入对话，从其代表作《斩神》出发，探讨新一代网络文学作品在题材选择、叙事手法、情感表达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崭新风貌。

记者：首先恭喜你作品荣登2023年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单。我们注意到，《斩神》中融合了多种元素，包括守夜人的概念、迷雾末世等，甚至融入了中国传统神话。你平时喜欢看哪些类型的影视或文学作品？又是如何将这么多不同元素的文化元素融入你的作品中？

答：实际上，《斩神》这部作品是以都市为背景的异能类小说，这样的设定使得故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。同时，我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等元素，旨在增强读者的代入感。虽然我看的影视剧不多，但我热衷于动漫，其中热血的情节对我影响颇深。但我的灵感部分来源于现实生活，例如《斩神》中的守夜人，就是我看新闻中那些挺身抗洪的武警官兵、戍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时有感而发的。以这些英勇无畏的军人集体为原型，我写下文学意义上的守夜人团体，群像称呼和在表现各异，但我认为他们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——勇敢、责任、担当，具有牺牲精神。

记者：因此，在某程度上，守夜人这一群体有着军人的热血体质与奉献精神。那么，你是否认为网络小说应该向读者传递更多正能量的精神？

答：我认为网络文学的意义在于其多样性，它无需承担说教或指引的职能。网络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寄托，它允许作者和读者在文字间寻求共鸣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偏爱创作热血的作品，这自然赢得了喜欢热血情节的读者的喜爱。然而，我在阅读他人作品时，有时会选择带有恐惧、悲伤、愤怒等情绪的作品。网络文学的花园之美就在于多样性，既有热血题材，也有悬疑、惊悚、现实、历史权谋等多种类型，各自精彩。

记者：能否谈谈当前网络文学市场的特点或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向？你认为《斩神》这部作品与以往的网络文学作品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？此外，有人称网络文学中的“爽感”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，但也有人认为它是高质量、快节奏叙事方式的体现。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？



网络文学作家三九音域及其代表作《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》。

(受访者供图) 制图：李洁

答：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看网络文学了，可以说是从小看到大，而我写小说也是因为自己喜欢看。网络文学市场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。与过去相比，如今的网络文学更加注重新颖和新颖元素的融入，同时加强了与现代生活的联系和代入感。

十年前的网络文学，开局往往是主角捡到了个宝物，或者获得了某个“金手指”，然后开始平凡人的逆袭之旅。而现在的网络文学甚至还有使用这些套路的作品，但是可以看到更多的创新，尤其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代入感和代入感，这样更符合当下年轻人对于网络文学的需求。比如在《斩神》出现的某个精神病人，是无力挽救战友而郁郁寡欢的孙悟空，一方面对传统神话中的角色进行了二次创造，另一方面又让主角与“金手指”的互动方式更为新颖。类似这样的都市幻想、都市异能类型的作品，过去相对比较少见，而我也在不断去看前人的作品，不断去延伸和拓展，加入更多的创新元素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关于网络文学较为突出的“爽感”，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某种新的要求。追求爽感本质上是人们获得愉悦或精神放松的需求，当故事主角通过快速“升级”和碾压对手，读者能够从中获得胜利的共情。爽感本身并无对错之分，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合理地融入故事之中，同时不牺牲逻辑和故事质量。以《西游记》为例，孙悟空大闹天宫、一路斩妖除魔的情节，不爽吗？所以，其实爽感本身并不会让作品失去格调，是一种符合人们情绪需求的正常表达。

针对过往爽文的负面评价，主要源于部分作品在追求情节刺激与阅读快感时，忽视了情节的逻辑性与合理性，过度依赖简单粗暴的爽文桥段堆砌。但如果能够在确保剧情质量的前提下，巧妙地运用爽文的创作方式，无疑能为作品增添更多魅力。

记者：在新作《我不是戏神》中，你引入了哪些新颖的构思或“升级”元素？能否分享一下新作的创作理念？对于你来说，创作过程中有没有

遇到过困难？很多读者喜欢你的作品逻辑严密，你是如何实现叙事逻辑闭环的？

答：《我不是戏神》的核心构思在于探索观众与主角之间的微妙联系。作品主角体内寄宿着一群热衷于观看故事的观众。观众对主角人生精彩度的期待值直接影响主角的际遇。当主角能够满足观众期待时，他将会获得相应的奖励；反之，则会遭遇不幸。这种设定不仅为主角的成长提供了独特的驱动力，也使得作品内外产生了有趣的交互。我个人认为，这种设定相较于《斩神》更加引人入胜。

在构思阶段，设计新的“金手指”和精彩剧情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。然而，一旦开始写作，尤其是在需要持续更新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时，写作压力便会显著增加。每天需要完成4000至6000字的作品任务，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往往持续两年以上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长时间写作带来的身体疲惫和精神压力，使得创作过程并不轻松。

虽然许多作家通过大纲来规划故事走向，但我更倾向于在写作过程中自由发挥。不过，这也意味着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思路卡壳的困境。尽管这种方式有时会让创作过程变得煎熬，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。

记者：中国的网络文学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，一直有新人不断加入这个领域。作为资深作者，你对于后来者有哪些建议或寄语吗？

答：首先，我想强调的是坚持的重要性。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持久的毅力和耐心，许多新作者往往因为缺乏这种品质而半途而废。为了保持稳定的读者群体，网络文学作者必须保持稳定的更新频率。其次，不要盲目模仿他人，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兴趣选择创作方向。只有融入自己的创新元素，才能避免陷入他人的阴影之中。新手大多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入手，也可以尝试结合个人职业背景进行创新，但无论选择何种方向，都应注重内容的逻辑性和合理性。

创作一部作品，本质上是在创造一个世界，打造一个好的IP，深度和质量是最重要的。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在心理悬疑电影《母亲的直觉》里，两位奥斯卡获奖者安妮·海瑟薇和杰西卡·查斯坦的同框飙戏是一大亮点，但仅仅是这样并不足够让人满意。无论是在北美还是中国，《母亲的直觉》的票房和口碑表现都不尽如人意，而这一切难以全部推诿给不给力的宣传和发行。

“危险甚至致命的女性过度行为，几乎已经成为好莱坞经典情节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海外影评人这样描述《母亲的直觉》。国内网友则在评分网站写道：“2024年，我为什么在这样的电影？”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产家庭，因为孩子失控的母亲、躲在暗处暴怒的父亲……过时的设定和陈旧的故事，让作品本身沦为海瑟薇和“劳模姐”的复古变装秀，也注定无法让观众为其买单。

一场意外，两个家庭的破碎

《母亲的直觉》的故事从圆满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，爱丽丝(杰西卡·查斯坦饰)和席琳(安妮·海瑟薇饰)本是相邻而居的好友，各自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和年龄相仿的儿子提奥和迈克斯。一天，迈克斯的意外坠亡打破了平静，席琳因为痛失爱子游走在崩溃边缘，爱丽丝则因为没能救下迈克斯心生愧疚而变得敏感多疑，两个家庭也因此摇摇欲坠。

无论是悬念设定还是主人公多变、暧昧的心理活动，《母亲的直觉》都带着希区柯克式的意味。掌镜过《穿条纹睡衣的男孩》《万物理论》等作品，法国摄影师诺特·德姆担任了电影的导演，他为自己的作品打造了具有幽闭氛围的场景，篱笆围起的草坪、孩子们挖出的小地道、若隐若现的天花板以及狭小的地下室，都给人压抑、难以呼吸的观感。

仅耗时24天就拍摄完成，《母亲的直觉》可以说是2018年法国电影《双姝》的忠实翻拍。相比原著小说《仇恨背后》，电影的名字直接点题。当爱丽丝看见提奥站在阳台吹泡泡

安妮·海瑟薇和杰西卡·查斯坦主演《母亲的直觉》票房惨淡

困在『母亲』里的女演员

2024年，观众需要怎样的叙事

“让我的角色心碎的是，她在悲伤中被污名化了，这孤立了她，让一切变得更糟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女性是如此孤独，她们背负着基于外部性别观念的既定身份。”《母亲的直觉》首映前，安妮·海瑟薇这样谈到自己饰演的角色，好友一家的怀疑与拒绝、丈夫不由分说的指责、不能再生育的身体，都变成事故之后席琳愈演愈烈的心魔。反观爱丽丝，一个典型的为家庭放弃工作的女性，曾是记者的她，在向丈夫倾诉了想要重返职场的心愿后，也只得到“不如为校报写文章”的建议。

相比于电影，小说《仇恨背后》的侧重点略有不同，在聚焦同一个核心事件的前提下，它提供了一个更纵深、更多维的视角。故事从两位女主角的怀孕初期写起，讲述她们身为母亲的内心翼翼、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怎样保护自己的子女、如何学习做一个正确的母亲。她们不喝一滴酒、减少调味品的摄入、聆听古典乐、练习瑜伽。面对丈夫“你成为了圣人”的称赞，女主角喊道：“我不是圣人，而是怀孕的假人。”

当一个生命脱离母体后，百分之百的完美保护便是奢望。原著文学作品向读者发问：为了拯救一个孩子，挽回一个家庭，人会跨越哪些阻碍和界限？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对父母职责的思考或许显得有些平淡，却比电影浅尝辄止的性别议题和流于表面的刻板印象更具价值。



心理悬疑片《母亲的直觉》登陆国内大银幕，安妮·海瑟薇和杰西卡·查斯坦的携手出演并未给作品带来高热度。